



1979年,甘肃省歌舞团创作演出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从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汇演的137台节目中脱颖而出。贺燕云饰演英娘,成为《丝路花雨》首任女主角,这是她“反弹琵琶乐乐天”的经典剧照。

2008年8月1日至7日,由甘肃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主办,甘肃省歌舞剧院创新复排的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参加了北京奥运会的献礼演出。此次《丝路花雨》的女主角英娘由广州歌舞团的孙秋月扮演。



初夏的时节再次来到兰州,不期然遇到了一位“故人”。经过岁月的磨砺淘洗,这位“故人”却愈发年轻,愈发光彩照人——她就是闻名中外的舞剧《丝路花雨》。

她,诞生在百废待兴的1979年,是改革开放的“同龄人”。我至今还记得二十几年前第一次看《丝路花雨》时的惊喜和感动,在当年的舞台上,《丝路花雨》如同天降奇葩,异香扑鼻,收获了无数热烈的掌声和惊喜的目光。她像一把钥匙,开启了人们的审美视野,不仅把千年前的大漠丝路风韵带到人们的眼前,也把久已被遗忘了的美好艺术感受重新带给观众。由于她巨大的影响,《丝路花雨》被誉为中国民族舞蹈的里程碑。

去年,为参加北京奥运会重大文化活动的演出,甘肃歌舞剧院再次创排了这部曾经被誉为“活的敦煌壁画、美的艺术享受”的经典之作。说实话,我原本是带着一种回顾和重温的心情去看这部复排剧的,熟悉的老朋友重逢,总是温暖多于激动,话旧多于叙新。然而,当大幕开启,音乐声响起,一群伎乐天在缭绕的祥云中渐渐现出身影,我心中突然涌起一股和当年初看《丝路花雨》时同样的惊喜,仿佛被同一种力量所震撼。依旧是优美动人的敦煌舞舞姿,依旧是那个悲欢离合的丝路故事,依旧是熟悉的音乐旋律,依旧能够深深地拨动人的心弦。新版《丝路花雨》告诉我们,美好的艺术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

30年,可以让容颜老去,可以今天翻地

## 由杰克逊想到

刘玉琴

美国流行乐巨星杰克逊走了。杰克逊虽然音乐成就少有人能比,但个人生活毁誉参半,丑闻不断。其苍白古怪的外表也让人不忍卒看。不黑不白,不男不女,不老不少,一直游走在天使与魔鬼之间的杰克逊,更多时候让人无语。

然而毕竟是杰克逊,“他的离世成了全世界的话题,似乎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在谈论他”。世界乐坛对杰克逊不胜感慨。人们之所以感慨良多,因为杰克逊一生创造了音乐史上的无数奇迹,他的才华、创造力以及为舞台带来的活力,令人难以望其项背。他的唱片过亿,演唱、舞蹈、作曲,具有梦幻般的魔力。上世纪80至90年代,世界不知有多少歌手风生水起,但整个世界似乎只有杰克逊的声音和舞步。杰克逊将多种曲风组合在一起,影像与音乐融合,让音乐跨入了多元时代,音乐变得更加娱乐、可视和立体。

杰克逊的音乐创造力少有人可及。但杰克逊的负面新闻之多也难以胜数。杰克逊的丑闻与颓靡,让人看到光环背后的人性扭曲,以及盛名之下的不能承受之轻。多年来杰克逊一直负面新闻不断,整容、官司、怪论……既是商业炒作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杰克逊娱乐了世界,也被这个世界所娱乐。在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人们目睹了一个传奇人物如何一步步被打扮、被娱乐、甚至被妖魔化的整个过程。难怪有人说,杰克逊的去世,宣告这个喧嚣与骚动时代的一个悲剧结束了。

透过杰克逊的一生,可以看到成名与毁灭的随时逆转,天使与魔鬼的相互更迭,看到光环耀眼的偶像背后的真实人生世界。不是世界太无情,而是这个世界太嘈杂,太浮躁。

## 文苑

覆,艺术却历久弥新。30年中,《丝路花雨》不断成长,既是旧友,又是新知,这就是经典舞台艺术的奇妙之处。她可以不断地用同样的故事打动你,让你在熟悉中体验惊喜,在惊喜中辨认熟悉。据说,从创排至今,已经有七代共17位演员饰演过女主角英娘,英娘成就了一代又一代的艺术家,她自己亦在30年中永葆青春。

其实何止30年,她难道不是早已经在莫高窟的壁画上,轻歌曼舞了上千年吗?只不过,在艺术家神妙的点化下,她从古老的石窟寺,从仙袂飘举的须弥山,来到人间30年了。

我曾经在敦煌莫高窟中,仔细端详过她的样貌,也曾经问过敦煌研究院的专业人员,是谁,创造了这些美轮美奂的天上人间景象。他们告诉我,我们今天很难再了解到绘制这些壁画的无名画工的生平,有关他们的一切,大都已经沉没在历史深处,只有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形象,还在幽暗的洞窟中熠熠生辉。偶尔留下的一点蛛丝马迹,也只是文献和画面上一个半

个名字。我想,能绘出那样纯净高华、瑰玮奇丽画面的人,心灵一定是丰富而高贵的。《丝路花雨》中画工神笔张,从女儿英娘“反弹琵琶”的姿态中,找到了伎乐天最美的形象,我相信这个故事一定是真的,它就应该发生在被我们遗忘的历史中。我仿佛从舞台上看到了那些无名的大师们的身影,他们就那样生活在敦煌,虽然困顿蹉跎,心中却存有妙香花雨的圣址。腕底有惊神泣鬼的神工,有像英娘这样美丽可爱的女儿,结识着波斯商人伊努斯那样来自异域的朋友,遭遇着艰辛人世的波涛,用自己的画笔,倾诉着内心的感悟与悲凉……直到有一天,《丝路花雨》的编创者们,在敦煌莫高窟这个遗世独立的倾城美人身上,看到了艺术与美的灵光,于是,他们便从历史的深处复活,并永远鲜明地活在人世間。

我突然明白了,这个讲了30年的老故事何以仍旧那么感人至深,英娘“盘上舞”的舞姿何以每次看都令人心醉神迷。因为,古今中外,高贵、丰富、善良、和谐、美丽,永远是人类

八十年的生命,六十年的创作生涯,还有二十年来为了“冰心奖”的事业而默默付出的心血与劳动……

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下御河桥畔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庆典后,刚从燕京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到北京市委机关工作的大学生葛翠琳,带领着市委大院的秧歌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经西城、北城、东城、环城游行后回到台基厂市委院子里,市委宣传部第一任宣传部长李乐光对她说:“我看了你在报纸上发表的短诗和散文。你为孩子们写书吧,等到40年之后,回头看看,会有多少成绩?”当时,尚未满20岁的葛翠琳惊讶地说道:“40年?太遥远了。新中国今天才建立,还有三个月我才满20周岁呢!”

可是,仿佛是眨眼之间,60年过去了。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为80岁的老作家了!

60多年来,她为孩子们创作了《野葡萄》、《金花路》、《翻跟头的小木偶》、《蓝翅鸟》、《最丑的美男子》、《一片白羽毛》等童话名篇,许多作品在国外出版,有的在国际上获奖。这些中国当代“抒情派童话”创作领域里的经典篇目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宝库中的珍品,它们是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和中华民族民间文化土壤上开出的绚丽花朵。有评论家认为,这些作品的“中国风格”,源于作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底,这种中国风格,也决非一个简单的和表面的标签,而是已经融入文本深处的风骨。

“一个作品在孩子心灵中留下什么,是很重要的。为孩子写书,写什么?怎样写?这是需要我用一生努力完成的功课”

80岁了,葛翠琳还在思考。“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后,中国作家协会成立,设立了儿童文学组,冰心、张天翼任组长,带领我们十几名青年作者学习文学创作。晚上我送冰心回家,我说:‘我不是中文系的学生,学习文学创作是从头儿开始。’停了一会儿,冰心又说:‘作家要不断地寻找新的起点。’”葛翠琳感慨地说,“冰心老人这句话,我一生不曾忘。”正是因为对冰心有着细微和真实的理解,葛翠琳日后才写出了像《玫瑰与大海》、《玫瑰的风骨》这样动人的篇章。我觉得,这两篇散文是当代作家笔下关于冰心的最具真实感也最为动人的篇章之一。

20世纪的中国,让葛翠琳这一代作家经受了大致相似的经历:童年时代的战乱与艰辛,青年时代的狂热激情和理想主义,中年时代灵魂的救赎与煎熬,进入晚年之后所呈现的爽朗秋空般的大爱、大智与大美的境界

## 玫瑰的风骨

徐鲁

……她在50年代后期、60年代直至70年代,曾受到那么多不公正的待遇,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和艰辛,遭受那么多的委屈和痛苦,然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现实的不公平,并没有动摇她对世界、对祖国、对自己所热爱的儿童文学事业的信念。她的作品里始终充满了对世界的宽容,对真善美的追求。她的内心有深深的创伤,但她的作品却充满了善良与宽容,仁慈与悲悯。她有眼泪,但不是为自己。

“我在童话中也表现丑恶和卑劣,那是为了使人们更热爱美好的一切,而不是展览丑恶。童话使我爱这个世界”

她在一篇怀念自己青年时代的好朋友的文章里写道:“我像一匹精疲力尽的老马,拉着沉重的车在艰难的征途中跋涉,随时都会躺倒在路上不再起来。”

这也使我想起1827年那个玫瑰色的黄昏,14岁的赫尔岑和13岁的奥加辽夫双双站在莫斯科郊外的麻雀山上,望着西沉的太阳起誓,要为各自选定的理想献出终身。多年之后,赫尔岑回想起那个黄昏,不禁潸然泪下,他说:“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们整个一生,都可以为它作证!”

是的,因为葛翠琳爱着更多的人,所以她才赢得了更多的人对她的爱戴与尊敬;因为她爱孩子,爱儿童文学,所以她才的心才永远不老,才总是这么纯净、善良和宽容。

“我之所以几十年坚持为孩子们写作并获得一些成绩,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孩子们需要我,我需要孩子们”

晚年的葛翠琳,把主要精力和心血默默



葛翠琳(速写) 罗雪村

投入到了“冰心奖”的工作上。今年也适逢“冰心奖”创办20周年,20年来,为了冰心奖能沿着一种严肃的、健康的、纯正的文学轨迹运行,她真是操碎了心!当然,冰心奖20年来取得的成果,以及那么多的青年作家能以获得这个奖为荣,也算是对这位老人20年来所付出的努力的最好回报。

葛翠琳曾引用乔治·桑的童话《玫瑰云》,作为自己最终踏上文学之路的注解:一片小小的玫瑰云,飘荡着,变幻着,变成了浓重的乌云,遮天盖地,翻滚着……而那位老祖母却把翻滚的云团抓在手中,放在纺车上纺啊纺……最终把所有厄运、灾难和痛苦纺成了柔软的丝团。“她是在捻纺着人生。”童话家这样理解着这个童话所蕴涵的哲理。

而在另一篇谈创作的散文里,她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比喻为“一条开满金色花朵的小路”,她说“我之所以几十年坚持为孩子们写作并获得一些成绩,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孩子们需要我,我需要孩子们!孩子们给予我的爱,注入我心灵的力量,是世上任何东西所不能代替。”

她出生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她却从小就做着一个个玫瑰色的梦。她从童年时代起,直到少年、青年甚至中年时代,都一直沉浸在美好的梦想中。

“尽管人生之路坎坷艰难,我对世界充满了爱。”这就是她对世界最真实的回答。

## 文化风采 六十年

## 说“研讨”

阎纲

“萝卜快了不洗泥”,形容人们看中真货色不大计较外包装。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为了轰动效应,卖个好价钱,包装、广告都不可少。要畅销,必须借助炒作,炒和不炒大不一样,只要是真玩艺,评论家说话就很顶用。时代不同了,谁说评论家是给作家蹲着擦皮鞋的?

所以,我对雨后春笋般的作品研讨会表示关注。想从那里获取创作信息,分享艺术创新带来的审美愉悦。

早年的研讨会,素得很,各抒己见,说完走人。后来搞研讨,管一顿饭,饭罢嘴一抹,走人。陈建功的京味小说开会,签名簿边立个投票箱,很显眼,投币10元,算是午饭的饭费。梁衡散文的研讨会上,陈荒煤、冯牧参加,大伙团团坐,一家人似的。冯牧发言时,戴着老花镜吃力地翻书找引文,就像当年在《文艺报》做主编时跟我们讨论“新人新作”那样,你就是当面反驳他甚至弄得他下不了台他也不跟你急。会间休息,我对冯牧说:“收到你的散文集《滇云揽胜记》了,小气,像盗版。你的散文写得好,时势却迫使你不得不从事评论,可惜了!”他叹道:“这本书出得也不容易!”我说:“咱也像今天一样,给你的散文开个研讨会……”冯牧直摇头,缪俊杰和周明伦抢着说:“阎纲你傻,弄弄钱去?”我一阵心酸。

后来的研讨会,不只管饭,而且送红包,并且设主席台,按出席人的行政级别排座次,正规得像是政治活动,政气有余而文气不足。前天,你是一般作家,昨天提为副部,今天,“您请主席台!”在北京开研讨会,也就是登上中央级的文学殿堂,能请到级别更高的算你有能耐。按说,这没什么不好,商品经济嘛,只要七嘴八舌把作品剖析得头头是道,也算干了正事。出奇的是后来有些研讨会,开场就是领导人关于该作家“创作道路”的长篇大论,给作家打高分,给新闻稿定调子。谁心里都很明白,领导忙得废寝忘食,此类研讨会近来一个也没落,你有功夫读人家哪怕一篇作品吗?你忘记毛泽东主席多次提醒过的:各级领导要亲自动笔,不要找秘书起草讲话。

某日,某领导讲话以后,我在上海报纸的报道里看到他授予被研讨者“伟大作家”的光环,第二天查对北京发表的讲话全文,这个光环不见了。

时下文坛,三分天下:一、以文学期刊为主要阵地、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为主体的“主流文学”;二、大众化、商业性的营销文学;三、铺天盖地的网络文学。仅纸质媒体作品的日产量,数都数不过来,至于三种文学加在一起的日产量,更是个天文数字,在如此超巨大的产量面前,文学评论又在哪里?

我意,先把场场客满的纸质作品研讨会开好,上质量、上档次。批评家当然不是法官,他们心里各有一杆秤,各执一隅之解,美学的,历史的,力求衡文公正。我特别期望于评论家的,是独立思考,亲民不隔,个性化,让研讨会真正成为评论家自由研讨的现场,不致变成文坛表彰的大小庆典。

至于没钱开研讨会的作家,天无绝人之路,你可以反求诸野,千里马寻找伯乐,真要遇上个识货的,条分缕析,文心雕龙,一举成名,岂不甚好?

话说回来,作品需要炒作,但刻意而为往往靠不住,赵士英建议吴冠中筹建美术馆,吴先生说:“我不修那个庙。历史是无情的,等人死了以后所有的权力、地位、名气等光环都没有了,这个时候艺术作品自身的价值才真正体现出来。”

警惕老人们常说的:“半生误我是虚名!”

快人快语



## 又见《鸟人》与《哗变》

白艳

近来,北京人艺后台的两个排练厅均热闹非凡,楼下的法庭一阵一阵辩论不断,楼上则时不时传来京胡声和地道的花脸唱腔;楼下是冯远征、吴刚的阵地,楼上则是何冰、濮存昕的主场;楼下演的是久演不衰的经典外国戏《哗变》,楼上是排的是久违了十余年的知名国产剧《鸟人》。

这两个戏与正在上演的《李白》共同构成了今年北京人艺第二届经典剧目演出季的阵容。尽管《鸟人》7月下旬才上演,但由于这个剧目十余年没有登台,这次重排也有大量演员更新,所以恢复排练需要的时间很长。

剧中原本由林连昆扮演的三爷此次由何冰担纲,原本由梁冠华扮演的胖子这次由《白鹿原》中扮演黑娃的傅佳扮演,濮存昕依然演那个研究鸟人的心理学家,徐帆的角色由张培扮演,而原本由何冰本人扮演的黄毛,这次将由何冰的弟弟何靖扮演。在此之前,剧组已经请来专业的京剧演员教京剧,而何冰本人的花脸演唱也颇具功力,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达到了剧本的要求。据悉,除了京剧专业以外,《鸟人》剧组还邀请了专业的“鸟人”加盟——从鸟市请来的养鸟专家不仅帮剧组养鸟,也将上台做群众演员。

相比之下,楼下的《哗变》剧组没有这么热闹,演员们距离上次演出只有一年多,而且全部是原班人马,大家轻车熟路,已经进入了状态,排练场上的精彩有时会演员们在一旁不禁莞尔。这个著名的“和尚戏”没有一个女性角色,主演魁梧船长的冯远征经过几年的沉淀,演起这个神经质的老兵基本上是手拿把攥的事儿了。一边排着《哗变》,一边演着电影《徐悲鸿》,两边奔波的吴刚一点不见分身乏术的忙乱,反而一副游刃有余的样子,想来格林渥这个角色已经化到他的身上了。